

中學生文藝

中學生雜誌社編

== 1931年

**中
學
生
文
藝**

**中學生雜誌社編輯
上海開明書店發行**

民國二十年三月初版發行
民國廿二年三月再版發行

實價大洋九角

(實價不折扣)
(外埠酌加寄費)

“藝文生學中一三九一”

印 翻 准 不 權 作 著 有

編 者 中 學 生 社

發 行 者 上海福州路開明書店
杜 海 生

印 刷 者 上海東熙華德路餘慶里
美成印刷公司

總發行所 上海福州路七〇八五號 開明書店

分發行所 廣州惠愛東路漢口中山路
南京太平路長沙南陽街
北平楊梅竹斜街 開明書店分店

序

去年我們編輯中學生文藝出版以後，頗受學生諸君的歡迎，來信中往往問起今年還要編輯麼。學生最歡喜聽學生的心聲；同樣在長成的道途上前進的，彼此在那里作些什麼，想些什麼，當然熱切地盼望知道；所以學生諸君的歡迎實在是有意義的。

使作者互通心聲原是我們編輯目的之一，現在事實告訴我們，這已能達到了。此外還有三個目的，在去年那一集的序文裏提起的，便是供教育家參考，鼓勵作者的寫作興趣，備作者將來證驗自己的成績。雖然沒有事實可稽，無從知道實效如何，但再度考慮之後，覺得這些究竟是值得趨向的目的。所以我們決定繼續刊行這一集。

材料是從今年投寄給中學生雜誌的稿件中選出的，辦法與去年同。其中極少數幾篇的作者已不是學生了；我們以為這沒有關係，把文字投寄給中學生雜誌，原想給學生諸君看，現在正是給學生諸君看，揣想作者決沒有不高興的。況且，「中學生文藝」未嘗不可作中學生雜誌的讀者的文藝選集講。

各篇曾由編者加以修潤，務期益臻完美，讀者可得翫味無窮的樂趣。來稿附信裏往往有囑我們修潤的話，現在這樣做，總算略報答了諸君的厚意。

編校完畢，覺得全集中深深留着時代的烙印；社會的變動，青年的苦悶，大半的文篇講的就是這

些書題加上「一九三一年」五字豈止紀年而已，我們以爲還有更深的意義在。未入選的來稿還有許多是很好的，爲篇幅所限，無法收入，謹此誌歉。

一九三一年一二月，編者。

目錄

關於讀書的博約問題·····	吳折桂	一
嗚呼我們對於本國地理的認識·····	張廷錚	九
文學鑑賞上的同情的重要·····	莫芷痕	一六
我所希望於國語科者·····	葉普舜	二〇
生活中的一點體驗——哲思路·····	碩之	二五
聰明與愚笨·····	王紹基	三〇
中學「職業談話」問題的研究·····	喻兆明	三三
理想的中學·····	鄭宏述	三六
送寒衣·····	彭雪珍	三八
暑假生活中的一幕·····	傅敬嘉	四三
深創·····	傅敬嘉	四三
離家·····	鍾平心	四七
永不忘掉的話·····	卓雲	四九
姊姊的出嫁·····	劉潤明	五二

葬	傅敬嘉	六〇
投身鐵工廠的洪宗賢	陳克塽	六四
週年	江紀生	七〇
青萍	王婉容	七一
珍珍	王婉容	七三
恩愛	芷痕	七五
貓兒	丁錦心	八二
陰夜	崔輯五	八七
迷亂	韓系甫	九〇
小摺扇	芷痕	九三
紅茶	心如	九七
褪了色的信封	朱遜	一〇一
溪邊	湯匡澄	一〇三
「賣火柴的女兒」	許欽文	一〇五
楊柳與桃花	邵西鎬	一〇七
書的廣告	高步階	一一四

陸家浜之一瞥·····	徐金濤 二九
我唯一的武器——口琴·····	潘小飛 二三
黑暗中·····	蔣學楨 二三
病中·····	游 絲 二六
迴想到從前·····	費燮威 二九
骷髏·····	吳家錫 二三
雨·····	傅敬嘉 二三
死的原因·····	穀 梁 二四
命運與蝦圓·····	鮑象民 二四
初當·····	葉印生 二五
星期六的晚上·····	齊佩瑤 二五
鞋·····	游 絲 二六
課上·····	王 焮 二六
中學生生活的片段·····	C. S. N. 二七
五分鐘的熱度·····	金爲剛 二七
報復·····	李丹荃 二六

堂役·····	陳魯東 一七九
一學期·····	周怒安 一八二
懦弱·····	傅敬嘉 一八六
課堂上·····	穀 梁 一八八
顯微鏡·····	S. H. 一九三
辜負·····	陳皎雲 一九六
暑假·····	梁錫江 二〇三
過去的學校生活·····	徐金濤 二〇六
從中學生到郵務員·····	國愛葵 二〇八
夜半的火·····	章絲心 二一五
心上的襲擊·····	傅敬嘉 二三三
招兵委員·····	夏仁麟 二三八
村長·····	虞家稠 二九〇
宰活人·····	國愛葵 二九三
借穀·····	王伏雄 二九八
失學·····	王經魁 三〇四

X君的一生	蔣爾修	二四五
拾麥人	朱金魁	二四六
販私鹽的女人	江秋波	二五〇
賣燒餅的	費貽復	二五三
他	周素行	二五五
水災聲中	張宗植	二六一
重逢之夕	筆飛	二六四
香爐	杜英穆	二六七
月下	徐國良	二七一
天齊廟會	張佐華	二七七
鍾山之遊	丁伯驩	二八九
重遊崢嶸山	王國良	二九一
寫於佛山歸來之後	倫廷良	二九五
暑假日記	雨絲	二九六
星期日所見	馬荐初	三〇〇
星期一的日記	熊文鈞	三〇六

給同學的一封信·····	卞和 三〇七
出了學校以後·····	侯起志 三〇四
給流浪的朋友·····	左英 三七
失學以後·····	葉印生 三九
公開的一封信·····	虹君 三一
我罵你——給同伴·····	彭雪珍 三五
月夜——給弟弟·····	彭雪珍 三五
夜曲·····	崔靜鵠 三一
在暮色蒼然裏·····	吳大琨 三一
清冷的除夕·····	覃熱朋 三一
寄給父親·····	彭萬榮 三四
遙想·····	王 炫 三四
尋找·····	徐國良 三五
階前拾落花·····	高 嘯 三八
課後·····	丁智德 三八
給我的L.Y.·····	黃志霄 三七

關於讀書的博約問題

太原國民師範 吳折桂

有一次我與一個朋友通信，曾說到讀書的必要和方法。但一說到讀書，便立刻引起一個問題：這問題就是所謂「博」「約」問題。即是說，我們的讀書究竟應該如一般人所論偏在「博」的方面呢，抑應如一部分學者所論偏在「約」的方面呢？自然，一提到這個問題，立刻會有人用幾句古語來答覆，說什麼「由約及博，由博反約」，或者是「白誠明」「自明誠」，都說得饒有道理。不過這種八股式的連環論調，在今日究竟不甚澈底，而且說了半天終不出一「博」及「約」反博，這個圈套，而所有的問題依然存在——沒有解決！所以我們要迴避這種不透澈的解釋而找旁的方法。然而不跌到「泥坑」，又要落在「陷阱」；東邊躲過東洋聖人，西邊又來了西洋聖人了。西洋聖人的把戲，是訓練說呀，惟實派呀，知識能力呀，知識內容呀，種種糾纏不清的問題，也在教育史上弄得五花八門，令人頭暈。不過我們要明白兩造（主張約或博）的是非以謀救濟，還不得不把這種歷史上的學說擇要舉出。現在且先說主張智力訓練說的吧。

這一派中最著名的是洛克的訓練教育學說。洛克的訓練學說建築在他的最著名的幾句話上，即「人生初如一張白紙，到了習慣養成後，人心才有優長的能力。」這學說在心理學上是根據機能心理說和學習能力全部轉移說的，在歷史上是沿襲中世紀的經院哲學派的形式主義，只重在學習的過程方面而無視於學習之內容，以爲一種特殊活動如選擇訓練得當，即能發生一種能力，隨處應

用。所以他們主張學習的科目不必多，而寧注全副精神於一二科目上；俟對於此種科目精熟後，再將此能力應用起來，便可「左右逢源」「頭頭是道」了。

這種學說我們不必過細批評。因為只據着現代心理學的試驗，便可把牠的基本原理推翻了大半的，更無論其形式主義在哲學上的地位是怎樣了。雖然洛克的「人生如白紙」的說法，與近來的反遺傳的心理學者——極端行為派的說素有些相似，然行為派是重在「可型性」的，猶之說「性無善無不善，決諸東方則東流，決諸西方則西流。」全歸根於環境的宰制上。（按行為派的口氣，不當這樣說，此處為明瞭起見姑如此云。）不是說訓練了某種能力，便可應用無窮，如訓練派所云云。並且訓練的能力說是依靠着學習轉移說的，而學習的轉移，據心理學的試驗，實有相當的限制，決非如訓練派所想像的那樣全部有效。所以我們以為這種狹隘的能力說早已斷了生命。因之，據此而主張「約」的學者也就失其根據了。不過近來又有人主張多方的能力培植說的，似乎很有道理。如夏丏尊先生在中學生第三期裏的受教育與受教材中致一般學生說：

「我在創刊號那篇文字裏——你須知道自己——曾勸中學生諸君，破除以讀書為榮的「士」的封建觀念，養成實力。」所謂實力，據說：「乃是普通一般的身上的能力。例如健康力，想像力，判斷力，記憶力，思考力，忍耐力，鑒賞力，道德力，讀書力，發表力，社交力等是。這種能力雖是很空洞，很抽象，卻是人生一切事業的基礎。猶如數學公式中的X……X本身並無一定價值，卻是一切價值的總攝。」以此，夏先生主張「專門以下的學校……其任務寧偏重於身心諸能力的養成……所謂課程也者，

無非施行教育作用的一種材料而已。」所以「諸君在中學校裏，目的應是受教育，不應是受教材。」即「應該應用了教材替諸君養成實力，不應留聲機器似地把教本上的事項來一頁一頁地去死記。」「故諸君須有養成身心諸能力的自覺，」對各科目要普遍地學習。」

夏先生這些話是要中學生對於各種基本能力注意，以救中學生開始即貪專門之病。我認為是極對的。不過若有人從此引伸，以為為學或者讀書只是養這種空洞的能力，而全無視於學科的內容，那就錯了。因為從各學科裏究竟可以得到極重要的常識，而且諸種能力的養成，又全依賴於各種知識的運用。譬如要養成思想的推理力，想像力，組織力等，即須在讀書時，將這些新材料和舊經驗去連貫去打合，然後才能使思想有系統，記憶較清晰。而所謂舊經驗者，便無非是對於各學科的常識罷了。所以夏先生也說：「中學只是普通教育，其中的學科，都是些人類文化的大略綱目。換言之，只是一種常識。……在有升學希望的人當作預備知識，也自有其意義。」

由此而推，夏先生是主張博學的主張博學者的理由，除了上述的以外，大約還有：

第一從擇學方面說，初學是應當廣博的，因為我們的興趣究竟近於那一方面，關係於我們的求學很大，應當謹慎地去打量，詳審地去抉擇。但在最初——在我們未將各門學科都涉獵一過以前，實在不能知道究竟近那一方面。而要決定去取，定出一個方向大踏步的走將前去，則必須努力求廣博的知識，博覽許多的書籍。如或孤陋寡聞，那就所見必定很小，認識必定很淺。什麼是自己性之所近，當然不得而知。有些青年，聽人一說科學便聯想到數學，以為只有變X戲法的才是科學。或以為文學

只是做些「嗚呼哀哉」講些「孟子見梁惠王」根本毫無價值。若說文學原不如此，他們不是強辯，便要眼吧吧的瞪目了。這都是由於井底觀天，所見者狹，所見者狹，則擇學必將陋而無當。反之，便可見廣博之必要了。

第二從學術本身方面看，我們應當廣博：因為認各種學術為獨立的各不相關的時代早已過去了。實在各種學術本身都是關連得很密切的。譬如物理和化學本來是兩種獨立的科學。然自物理的「電子論」出世，電的物質觀成立，而一方則理論化學更為溝通兩者之具，於是兩種科學便由路人而兄弟了。又如物理科學與生物科學本是被人認為絕不相關的，然自生物化學生物物理學漸漸成立以來，便把兩者之間的絕對界限打破了。他如生理學與心理學，經濟學和統計學，天文和數學，歷史和地理……種種說不盡數不完의 互關的學科，他們的關係都越來越密，弄得人們欲求專精一科，不得不廣學一切。這是主張廣博的又一重要原因。

第三卽在生活上，興趣上看，我們也應該廣博：廣博是快樂的源泉，反之，單調則是痛苦的病根。所以嚴元章先生說：

「如果你的正業是讀書，但除了讀書以外什麼都不懂得；不用說你是要過單調的生活，而時常覺得沒趣的。即使你除了讀書以外，還有玩足球的副業，那還是不夠的。因為足球不是天天可以玩的，也不是天天有人和你玩的……卽算除了足球以外，還可以玩網球，那還是不夠的。理由和剛才說過的正相同。」（先生此處論讀書以外的廣博，我借論卽在讀書之中，也要廣博。原文見學生十七，求你

們的廣博。)

所以我們如果要避去單調的生活而嘗多方的的人生滋味，是不能不在廣博方面努力的呀！

其他若處世，若批評，亦都須有廣博的知識，而要有廣博的知識，則最簡單的方法，莫若讀書。所以錢杏邨先生說：「你要想做個批評家，必先要努力的去讀書。批評決不是那般楞腹者信口雌黃所能勝任的。」故顏之推說：「讀天下書未徧，不得妄下雌黃。」都是主張要廣博的。

反之，主張「約」的人們則除了老子的「爲道日損」以外，還說「人生的時間有限，精力無多，那能去追隨無涯的知識，淵博的書籍？況且近世以來，科學勃興，科學勃興的結果，是使學術的分工細密，專門化的程度精深，每一新的學術發明，幾使一般人不知去取，無從可否。」馴至「即物理學家，生物學家的稱呼，亦覺無味。」這樣我們一人能兼通嗎？不信，學如丁文江，而以杜威屬行爲派，因之見笑於張東蓀，博如，梁啟超，而主張情感絕對超科學，因之見質於唐璧黃。（參看科學與人生觀一書）真的，杜威是機能派，情感不能絕對超科學，即在學過心理學ABC的人們，也知道是真實的。而博學如丁梁卻要鬧出笑話，不是由於侈談己所不專的學問的緣故嗎？由此可見只求廣博是愚笨的辦法。聰明的人們不要妄想攫盡天下的知識，而應專在自家田地裏去工作。所以陸志韋先生說：「諸君若在自家的田地裏著書立說那不佩服？」（死狗的心理學）葛拉普先生說：

「不要想做培根，把所有的知識都放在你的範圍以內。這樣的事，在培根的時代或許可能，——我仍不能無疑——在現在是絕對不可能了。不要如某青年的計劃，劃出一年來從新審定所有的物

理學及化學上的定律，並且從新把他們改定，使合於你的深奧的思想……老實說吧，不要圈定不可能的範圍，認定你車上的南針。但先須注意你的車輻與車軸，並且不要忘記了車軸的油。（科學第十四卷第六期中學科學的前途，下引同）

這是主張「約」，主張「專門」的理由。把他去和主張「博」的理由去對較，則覺得言各有當，無從妄自偏袒。這是因「不廣博會流於偏廢，『不專精會流於膚泛。』」所以我們此處的問題，不在絕對地偏袒任何一方，而在「博約」的調劑上面。即應如何的「博」？博到什麼程度？應如何的「約」？約到什麼地步？

我們綜觀前邊所論，在初學似乎應在「博」的方面注重些。因為「博」可以養成多方的能力，培養多方的興趣，以為將來學「專門」的基礎。所以葛拉普先生又說：

「但要訓練一個人成為一個有用的科學家，我們必須避免偏狹與限制於幾個特別科目。」

可是博固然好，然若使青年把精力分散得太過度了，也是個很大的毛病。記得顧頤剛先生引章太炎的話說：「約的病僅止於陋，博的病至於胡亂得不成東西。」要避免這個弊病，我以為只有注意於計畫的讀書。即我們先從博的方面擇出了自己的性之所近，而後即把性之所近的學科置在正中，把與此有關的擇要從事。如是，則可博而不濫，約而不陋矣。葛拉普先生說得好：

「這不是說你須絕對的把你自己限制在一個學科內——在論了學須專門之後這樣說——一個單獨限制的知識菜單不能令人生活，正如一個人只食米飯一樣，若是這樣，你的心上容許要生